



品相正大的整体格调

——看山东梆子《两狼山上》

于学剑

先说一个小掌故：上世纪20年代北京某媒体评京剧四大名旦，以分数见高低。梅兰芳论唱不如程砚秋，论武功不如尚小云，论身段不如荀慧生，然而却终居榜首。何也？因为梅兰芳总分数最高，他赢在“整体”上。

昔日戏曲的时代审美，将整体看作是主演的一己之功。当代审美，则主要要看其剧目的整体水准。这是戏曲文化的进步，是时代审美的进步。以山东梆子《两狼山上》，其题材表现的今昔不同，即可印证这一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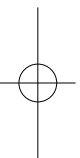
《两狼山上》演的是宋代杨家将杨业壮烈牺牲的故事。这个题材有两出经典性的传统戏。一出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的《李陵碑》，其唱腔的苍凉蕴藉迄今无人能比；一出是山东梆子“一代红脸”窦朝荣的《两狼山》，窦老用他那沙乎乎的大本嗓唱出了豪迈沉雄，把这出戏唱出影响乃至成为山东梆子经典。这两出经典都是以演员高超的演唱来支撑的，演唱成就的辉煌与其它方面的平庸并呈于历史。——《两狼山上》演员演唱造诣不能比肩于前贤，但却以崭新的整体风范闪光于当今舞台，受到广泛好评。剧目从剧本到二度创作，全方位拓展，对戏曲传统作了自觉地继承与创新。这出剧正大、庄重、雄浑、靓丽，呈现出当代品质。

精忠报国的忠诚精神是本剧的思想灵魂。全剧浓墨重彩地将这一精神赋予杨业

及其杨氏一门。杨业的悲剧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。他落入圈套，一步步陷入绝境，最终以“我以我血写忠诚”的精神，完成了人生价值的终极选择。剧本重点表现杨业忠诚精神的同时，又让他悲愤地发出不解的疑问：“天道兮何其不彰？人君也何其不明？”一声天问，丰富了杨业这一人物的传统形象，走进了人性的真实。剧本还巧妙地将传统戏的忠奸之争，拨移为重点写杨业在绝境中对国家的忠诚不移。结构上，前面波澜激流，卷起令人不祥的悬念，后面截流为漩涡，写尽杨业的人志情思、生死咏叹。——视点拨移，主写忠烈，人性开拓，是本剧对杨业题材的拓展与升华。

舞台呈现，开阔中多有动势。前面那精彩的小开打（金沙灘厮杀，杨七郎突围），其设计与呈现达到了恰到好处的程度，技不离戏，重点表现人物，毫无弄技之弊。后面在杨业的咏叹中有马的人化、树的移动、水袖的飘舞，调动了戏曲化的特色。

本剧的舞台美术，简约简括，台上没有桌椅摆设，给表演留出最大空间。印象式的写意背景，布出塞外风烟，远山苍茫，峡谷密林等战地气象，紧扣本剧悲烈精神。服装化妆有传统式，有新设计，和谐一体。杨业及佘太君服装的明黄色，犹如著名油画《戴金盔的男子》其盔顶上那一抹亮眼的金黄，在色彩对比中，直透人





物的坚毅与忠诚。本剧音乐，如国画中的泼墨，酣畅恣肆，一片云烟，染出本剧的悲壮氛围。激昂的音乐声中，不时加入“啊”的女声伴唱，犹如身临大山，忽尔传来涧水松风，别添清韵。

在剧目整体中，表演是聚焦点。本剧有一支充满朝气且又表演规矩的演员队伍。他们台风朴素，有山东梆子剧种特有的粗犷气息，又不失于粗疏，能拢住聚焦的目光。其中饰演杨业的杨圣军尤为出色。在我的视野里，他是活跃于当今山东梆子舞台上最好的红脸演员，堪称“红脸之魁”，他的体貌气质和一身正气与角色合铸为舞台重心。动静之间戳得住，有“角”的份量。他以二本嗓为主融和大本嗓，唱得真力弥满，毫无躁气，他用激情与沉着成功地塑造了杨业形象。佘太君

（武兰香饰）扮相饱满，气质开阔稳重。萧太后（宋其美饰），大气放达，唱腔圆润。杨七郎（陈扬饰），粗犷中见单纯，有武功，大靠两个扭身僵尸做得漂亮。杨六郎（李继业饰），恭谨忠勇，还有众将士众女角，都有神采有规矩，——这一台演员共同打造了本剧的博大气韵。——由此也看到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、泰安市山东梆子剧团团风的整肃和青春向上的团队精神。

《两狼山上》可称道的整体水平，启示我们对戏曲创作再次做这样的思考。传统的“演员中心论”，后来的“剧本中心论”，“导演中心论”都有可能导致艺术整体的倾斜，以“剧目”为中心，为旗帜，凝聚各部门各环节，应该成为新时代戏剧创作的最高原则。



山东梆子《两狼山上》演出单位：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

剧情简介

北宋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，宋朝三路大军征辽。素有“杨无敌”之称的杨业作为西路军副帅奉命出征。正当西路军连战连捷之时，由于东路军、中路军相继失利，辽军大举反击，战局急转直下。杨业提出正确作战方案，却遭到监军王侁等人的怀疑和污蔑，杨业被迫出战，临行与主帅潘美约定，在陈家谷口设伏救援，然而当杨业与辽军转战至此，潘美和王侁早率军离去，杨业和百余将士遂被辽军团团围困在两狼山上，身陷绝境……承受着被怀疑的愤懑、被抛弃的痛苦，忍受着饥饿、寒冷、孤独、伤痛以及骨肉间的生死离别，杨业战斗到最后一刻，面对萧太后的劝降，他宁死不降，以死殉国，让对手低下高贵的头颅。